

##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

**Naran Bilik**

非文本、表演的口头传统就身势学、表情、语调、情景等等而言超越了书面文本，所有这些层面都传达了包含了丰富直觉的隐喻。它需要记忆术这一特殊的形式，融入叙述者的表演，去加强、重新展示，并重新架构当地的历史。口述历史依赖于继承和代表的表演，以及口述历史的表现是三维社会记忆的转型。这种介质没有性别偏见；男女双方都可以表现和倾听。口述历史拒绝语言霸权，并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中表现，它的观众都来自贵族或“不可触摸的”。

在一个“已经数字化”或“正在数字化”的世界里，口头传统通过身体存在的感觉或经验提供给我们强大的道义支持，就好像我们刚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享受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。口头传统是身份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，给予组员精神上的支持安慰和团结的感觉。如果一个人在有口头传统的时候，没有接触它的途径，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中可被培养的健康人格将是不健全的。口头传统有着比数字科技更加多元性和多样性。这样的差异对一个处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尤其有意义，它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同质化，并包容越来越少的异质性。

除此之外，口头传统可以通过合并“理想主义”和“唯物主义”来超越两者之间的界线：肉体的技能和心理的智慧总能被综合进“habitus”或者“doxa”，正如Bourdieu所说。<sup>1</sup>

*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*  
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北京，中国  
*Carleton College, Minnesota*

### 参考文献

Bourdieu 1990

Pierre Bourdieu. “Structures, *Habitus*, Practices,” and “Belief and the Body.” In *The Logic of Practice*. Trans. by Richard Nice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 pp. 52-79.

---

<sup>1</sup> Habitus: Bourdieu(1990)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方式，不仅限于做和说，也包括看，思考，和分类。Habitus往往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被借用，或是无意识地被同化，所以habitus是行动和共同理解的必要条件。